

晦菴先生文集

二十八



晦菴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口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為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礙

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好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計較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舉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見之知此固當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希躡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浹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善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畜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張先生所云

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為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

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

則在己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

懼於傳之或差也

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

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

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

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為不善而莫得肆焉止

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為者遂

矣故必觀其所為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為

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

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意廼

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

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

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

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

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  
病蓋在日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  
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苟於此知  
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闕略於事人則益  
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  
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  
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  
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  
則息生不窮是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  
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  
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爲此萬  
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體之  
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  
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

耳目之精

氣魂也

口鼻之噓

二者合而成

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

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鬼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恣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

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  
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婁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  
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  
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  
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  
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  
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  
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  
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  
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廼脩省細密工夫  
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  
校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脩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  
校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  
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  
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  
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

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  
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意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  
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  
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  
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  
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  
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

每下二集四二

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  
謂孝矣幹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  
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  
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  
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之方則或  
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渾浸漸之意味亦非篤  
於愛親者也

謝方明事和儉舊看得甚可爲法  
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  
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  
此藥便自曾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

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無進步處  
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為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  
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  
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圓如此然所  
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昞之光  
復為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  
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

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

出門如  
賓之類

是皆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矣

事如祇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  
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  
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  
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  
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  
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

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滲漏者皆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鬼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意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

海春文集卷四十一

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遊鬼玩遊之一字

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

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

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鬼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

不離魄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鬼去魄存恐

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鬼也

程子曰鬼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鬼亦是此意蓋

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

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鬼魄之分更當孰究陰

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

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為仁之端下即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為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

非善之有仁也

一

一

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子氣類相合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至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上致力之道也要皆當

折又不敢太成  
支離失其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喜前辯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  
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  
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  
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  
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  
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  
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  
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  
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  
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  
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  
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  
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  
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  
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  
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  
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  
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  
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  
天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

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  
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  
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

言以言語人脅肩諂笑以曰鮮矣仁云者獨言  
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

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為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  
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  
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晦菴二卷六四一七

一三

丁福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  
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  
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  
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  
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  
言之如子夏後為莊周之類皆由傳之有所未  
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投老於西河之上氣  
味謂之講習之功全  
盡未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  
可也言之言標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  
訓其血脉貫通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

習之為難也

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蓋在己有所未克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苟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害

所論甚善末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為要耳

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人當日贊歎之時未有此意他

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

晦者文集卷四十一

十五

思前算後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算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躡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為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



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論其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  
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  
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  
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  
已昝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  
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  
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  
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資耶或  
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  
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  
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  
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  
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  
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  
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  
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

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本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其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相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

晦卷之五十四

一六

陳可

身恐有冤之之意常感於中

此病不已便入因果上去

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矣極易感人但先入者為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而後有物者耶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

處別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  
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公謂之  
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為學而專以講論  
為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  
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  
以未該徧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  
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坐  
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  
矯枉過直而然耶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  
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  
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菟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菟氣歸于天體魄藏  
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菟聚而不散者為魄  
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  
而不散言也遊菟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歟

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竟陽而魄陰故竟之盡曰散散而魄之盡曰降

下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

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竟

魄為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

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

道理便要鑄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

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

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

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耶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

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

之論耶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

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

其究極似未平正也見於文句者每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為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

晦菴文集卷中十七

一九

葵子

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失

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為幻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

心恐不如是

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若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乍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程子答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先主目視地便在這

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非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亦無不在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悌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

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爲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苦無異義也

學即行也所謂所以行皆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爲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願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明來不愠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知者希爲貴則亦與人不知愠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悌爲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爲仁自孝悌始之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知仁其原蓋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悌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論  
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  
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  
後爲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爲人也孝悌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  
心況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悌之  
爲順德而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  
爲仁之道自然周溥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情違道之小

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之曰孝悌也者  
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親親固曰無本  
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自二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  
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何  
也詳考程子辭意蓋直指脩飾之爲非仁欲學  
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  
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

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  
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爲入孝出悌謹行信言之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曰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問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

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悌以及乎親仁成已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悌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己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己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減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或以

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  
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  
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五事然先後相因  
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也蓋  
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又謂仁是性  
也孝悌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從<sub>克</sub>  
己入程子論季路顏淵言志一段可見蓋喜怒哀  
好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得氣脉通  
貫本末連屬每覺於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sub>况</sub>  
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  
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愛屬  
仁而魯論所謂己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爲仁之  
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己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反求諸己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  
仁當自克治己私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  
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說泛論義理則性中只  
有仁義禮智而孝悌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夫則

孝悌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  
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  
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  
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  
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  
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

每未三卷六十一

二二

卷不全

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  
所謂寂然者當下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  
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  
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  
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  
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  
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搏而不相  
捨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  
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知

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爲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以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

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人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繆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為他處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

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  
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  
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  
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  
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  
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  
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  
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喻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  
所爲作也但掎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  
喻甚直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蓋欲  
主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爲存  
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  
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  
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  
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  
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



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咄却之耳區區雖欲再  
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  
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  
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  
大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  
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  
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  
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  
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  
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  
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  
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  
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  
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  
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  
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  
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  
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  
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  
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踈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爲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耶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書云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耶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旣曰千里一曲

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旣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

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

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缺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

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說

西銘等記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意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

千也百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畝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采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今古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條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叻叻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予於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幸和闡亦不爲文計相

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  
它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管有病又  
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  
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  
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恠競出不可禁  
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柰何但當脩其本以勝  
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  
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僞者將  
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  
理也

答呂子約

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慙懼今  
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閱深以爲  
梳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公甚慰所望  
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鄙意未合公具之別  
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  
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衷答之最後  
口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  
見  
翰著至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覓他好  
處  
并  
慶  
文  
中  
子  
一  
併  
破  
除  
一  
上  
似  
頗  
痛  
決  
著  
題  
未  
知

渠也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和之令錄去此

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也亦於智力二字必

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律律如何力中之仁義

宿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

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

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他拖泥帶

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

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

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訛在甚

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

甲子年六月廿一日

二二八

世亦

班范之比然便以為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

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

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

人不能談王說霸然終是慙實謹厚是這一邊人

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

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

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

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

能發用底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

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



似至以養氣淋漓星斗清潤為利貞之象亦不可  
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為義  
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  
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籠侗真如顛預佛性而  
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為  
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  
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為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  
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  
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為心之  
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  
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  
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為兩事蓋  
放却心即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  
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  
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  
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為句以直養而  
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  
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  
豪所以雖大任而无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因未  
有至至敬而能集義者然章之意則未及夫敬

字也此字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言之  
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心而發而  
遂不可以言性也五事說論似此拘滯處多惜  
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  
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甚巧然却走了  
孝悌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則只單巽兩字亦  
得不必云孝悌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  
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  
有此牽彊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

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  
前所謂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贊歎仁字之言非  
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  
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  
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  
而不克於斯爲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  
顏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  
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地位方判斷得  
本以所論亦係儒之觀優耳且人但當玩索涵養

以到爲期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  
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革九五及  
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  
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  
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好有此  
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  
更反復也

###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  
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

明卷二集四十一

四十一

上卷

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  
已無他憂疑頓釋旣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  
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  
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  
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  
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  
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  
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  
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  
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

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齋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泰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騫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漢唐

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正里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甚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祗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

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  
多有側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  
語然若實於側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  
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  
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  
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如此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  
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  
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  
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如着了易傳矣克已復禮  
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喻  
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虚心熟  
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  
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有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  
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着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  
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  
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  
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  
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  
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  
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

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  
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  
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  
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  
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  
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効如此看得文義  
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  
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  
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  
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  
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  
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  
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  
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  
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  
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  
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  
沉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

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備之精神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